

春

尖峰巷

一九四五年，昆伯跟著其他志願兵搭上大船，準備返台。

那場戰爭炸彈一般在世界爆開，槍響、哭號比任何一場雨季都拖得還長，長得彷彿是一個人的一輩子。一輩子，這群人大概誰也不曾那樣豪賭過，每天離開軍營的士兵都以命來賭，把所有的運氣梭哈下去，賭一次活著的機會。生還者帶回來已逝的同袍一截斷指，燒成骨，包進布兜裡，布上註記名字，等回台灣，要把斷指奉還他的親人。每一天，剩下來的士兵忍住恐懼，用力壓抑著停不下來的淚水，截指、燒骨，然後揩起另一個兵的後半生繼續衝鋒陷陣。每一天，在死亡裡練就鋼鐵般的心，不許哭，戰死異鄉的人苦，活著的人也苦。現在，他們要解脫了。在船隻上，大家都說能活著、能回台灣，真要謝天謝地謝運氣。

昆伯立於艙板，船上的風帶著鹹鹹的氣味，那味道不算陌生，他的腦海燭照出家鄉，新竹。

來海南島之前，他總隨父親清晨出發，到全台灣各地蓋房子。父子倆的手藝極好，房子搭得堅固，又具藝術美感，新竹的廟宇、東門城的修護、台北的總督府……，好多好多地方都有父子的手跡。幾次，他們騎著腳踏車到南寮上工，就是那樣的海風，風裡帶著鹹腥味。

手藝是一回事，蓋房子工人收入不高，家裡著實窮困，沒錢買地，大家都在笑：「起厝的人沒錢買厝。」恰好政府徵召志願兵，參與者能獲得一筆優渥津貼，據說比警察的薪水還高。父親問了昆伯，他想了想，決定去報名。報名那天，真想不到有這麼多人自願上前線，後來他利用長長的做兵生涯去曉得，大部分的人跟自己一樣，都是為著家計，搏一次改善窮困的機會。

幸虧昆伯的好手藝讓他免上前線，轉被上級分發到後勤，專門搭軍營、蓋灶、煮食。在海南島度過兩個冬天，他準備回台灣。

航向家鄉的船隻從海南島啟程，經過菲律賓時，忽遭美軍砲擊，船破了卻沒有沉，船上工匠想盡辦法用鐵補洞，邊補邊開，船身越補越重。就算船身再重，船長一生懸命用力開船，說什麼也要返抵台灣。那段航程開了好幾個月，全船嚴陣以待，或許是大家求生意念太過強大，竟從死裡爬了出來。

當大家的腳踏上海港，全數人歡聲鼓掌。大約只有活下來的人知道此時此刻除了拜拜，也只有掌聲足以聊表心內話，不只高興那麼單純，還有別的。

那趟出發與歸返是昆仔第一次的志願兵生涯。

後來，依然是家計，昆伯再度出發，重回海南島，繼續蓋軍營。

在異域幾個年頭，此時此刻，戰爭終於結束。他反而有點悵然，第一次當志願兵二十初頭，現在，他即將邁向三十了，人家說三十而立，但他，除了手上那麼點積蓄，回去還是貧窮工人。戰爭結束很好，結束了，人生又忽然茫然起來，好矛盾啊。怎麼辦？

還能怎麼辦？

回到新竹，他繼續隨父親四處蓋房。

卻逢改朝換代，原本在日本軍營裡攢下的兩千塊必須兌換成台幣才能使用。阿美隨昆伯搭上火車赴台北郵局申請兌現新台幣，但錢一直沒有下來，直到九〇年代，那筆日幣存款才兌了薄薄的錢。在此之前，昆伯思量許久，把存摺收進鐵盒子裡，會把記憶拿去典當的人是馬鹿野郎。

終於越過三十那條警報線，未成家的昆伯身旁開始出現譏笑的聲音，羅漢腳、十八羅漢。當時就是如此，黃金單身漢乃二十一世紀男人的福利，但此刻，男人並沒有。昆伯身邊的朋友、工地同事們主動當起媒人，幫忙物色、牽線，牽來牽去，介紹了同樣在工地做工的女人，阿籃。

阿籃比昆伯年紀小九歲，單眼皮、身材瘦小，力氣卻如一個男人大，且動作俐落，非常受老闆器重。

她出生桃園大地主家，上頭有一個哥哥，父母待兩個小孩極好。有天，父親的朋友來訪，訴苦婚後始終沒有小孩。父親講義氣，決定把女兒阿籃過繼給對方。阿籃過繼後，養母竟順利懷孕，陸續生下弟弟妹妹，這對養父母覺得阿籃真是送子小菩薩，極為疼愛。

等到阿籃長大，養父母招她過來，告訴她：生母過世一段時間了，當年的小女孩現已亭亭玉立，是時候把女兒還給人家。語畢還叮囑阿鳳要好好照顧自己的生父。阿籃心懷不捨，卻只能收妥行囊，從三峽搭上公車，轉火車，再走一段路，回到桃園的家。

門開，是陌生女人。原來生母離世幾年後，父親續絃，阿籃一直沒有機會見到這位新媽媽。新媽媽知道阿籃，看到她立刻破口大罵：「你這時候回來，是想分你老爸的財產嗎？」阿籃氣死了，繼母說話怎麼那樣難聽，竟誤把別人的女兒想得如此黑心肝！這家還稱得上家嗎？她重新拾起行李，扭頭就走，從此沒有回來過，就連生父過世，也不曾歸來奔喪。

只是她想，來養父母家一段時日了，雖然他們待自己甚好，但也不能巴著人家一輩子，她決定出去工作。沒有受教育，有些工作自然得淘汰，問啊問啊，輾轉經別人介紹來到工地。

阿籃看著眼前這個瘦小男人，皮膚黝黑，眼睛大而深邃，只聽說大家都誇讚他的蓋房技術是全新竹數一數二。人品呢？好人。他曾救過一個觸電的老伯，為了救人，不顧危險，營救過程還不小心受了傷，後來老伯送來紅包、禮物答謝恩情。阿籃再次看了看眼前男人，一臉靦腆，安靜木訥。想想，好吧，就他。

昆伯終於脫單了，他尋尋覓覓一塊地，準備起厝娶水某。

朋友介紹昆仔一塊地，距離現在住的地方頗近，就位在大眾廟對街，尖峰巷後段。

尖峰巷是日本時代才從水田裡闢出的一條新巷道，這條巷道細長筆直，斜切

兩條橫向馬路，又與平行的街衢交匯，形成三角尖。巷子一頭銜接香火鼎盛的觀音亭，另一頭是墓園，墓園裡幾乎是日本人的墳。尖峰巷恍若一條通往死與生的橋。

那片墓園附近起了一座神社，還豎立一塊石碑，刻著北白川宮能久親王，後來石碑遭國民政府的軍人毀損，神社也被蓄意改換為殯儀館，讓莊嚴的神聖空間瞬間下墜，成為人間哀號的死亡結界。其實，日本時代末期曾在神社不遠處起了一間殯儀館，同樣在戰後，殯儀館被拆除，轉為竹蓮國小。

聽說殯儀館曾經鬧鬼，那群鬼趁著無人知曉的時刻，偷吃人們祭祀的東西。後來啊，才知道那是兩個餓鬼，兩個不信邪的流浪漢不知道什麼時候入住殯儀館，久了竟佔地為王。白天他們吟唱著日本歌，窩在不讓人注意的角落，趁葬禮儀式結束，大家離開之後，他們現身偷吃。

剛剛說尖峰巷銜接墓園，墓園再過去些，便是赫赫有名的十八樓。十八樓是兩層樓仔厝，在一片低矮的農田、平房裡，十八樓顯得高而氣派，是區域地標。以前孩子們在大眾廟廣場放風箏，線頭抽啊抽，都以為自己的風箏飛遠到十八樓那兒。

•

此刻時間也被抽抽拉拉，遠落到一張清領時代的老地圖上。

清朝光緒年，竹塹城南門外，原是大片水田，不遠處的枕頭山邊，起了一座新竹票房，作為劉銘傳鐵路的終點車站，訴說著台灣的現代化已經延伸入境新竹了。彰化詩人吳德功曾經寫過一首詩〈新竹坐火輪車往台北〉，開頭便說：「新竹抵稻津，辰發午即至。」高聲讚揚騰雲號、御風號列車的快速便利。

劉銘傳鐵路載客、載貨，但是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，台灣人對於突如其來割讓日本一事極度反彈，為什麼、也憑什麼島嶼的命運就要轉手他人？人們成立台灣民主國，台灣要用自己的力量與日本抵抗到底，當時軍兵乘著火車北上基隆支援，鐵路成為重要的軍備後勤。

日本方派遣樺山資紀接管台灣，成為首任總督。他從基隆港上岸時，立刻請技師調查台灣鐵路。待日軍沿線往南進攻，民主國的士兵為了阻擋日人腳步，竟動手破壞鐵路。日本只得每到一處就著手修整，不過，對他們來說，劉銘傳鐵路並不合乎標準，軌道與列車狀況均差，運送貨物時，出發還必須倚靠工人在後面推車一段路，更別說樺山搭上火車由基隆往台北，火車出軌了兩次，耗費七個小時才到。搞什麼！日本人嘲諷劉銘傳火車是「肺病火車」，像不斷咳咳咳的羸弱病人！

通往新竹的鐵軌以及新竹票房就在那波抵抗裡被徹底焚毀，日本人重新調整鐵路，在東門城外設立臨時火車站，直到大正二年(1913)春天，新竹驛落成。彼時總督府著手調整全台行政區域，全面更新街道名稱，新竹被規畫為東門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等區域，東門町以東門城為圓心，做成放射狀的街道，一端銜起新竹驛，一併成為熱鬧的市中心。至於尖峰巷延續清代，依然被劃歸為南門外。但路

名出現了，也底定了，尖峰巷這個名字像生了根，長在住民的記憶裡。當後來朝代更迭，地景改變，馬路重修拓建，唯獨這條巷子，始終靜默溫吞地伏在幾條大馬路中間。

我們暫先拉回新竹驛，這座車站從那時迄今，跨度百年，始終是新竹市的重要地標。這座車站是鐵道局委請建築師松崎萬長(1858-1921)設計的。松崎先生可不得了，年紀輕輕深受孝明天皇愛護，自德國留學歸來，被天皇受封爵士，成為日本第一位有爵位的建築師。明治四十年(1907)，他來到台灣，設計了基隆和台中的火車站，也設計西門紅樓，他擅長巴洛克風格，但新竹車站是他嘗試融入哥德式元素，圓形拱門、拱窗，中央樹立鐘塔，堪稱為最能展現德國風格的建築。

車站附近建了一座扇形機關庫，每天十六輛蒸汽火車頭不停燃燒煤炭，沒有燃燒完全的化成了黑煙，煤灰隨風飄落，散在後車站附近的住家屋簷、林木、衣物上，屬於後火車站區域的尖峰巷也受到波及，住戶都要關緊門窗，免得灰煙飛進屋內。而黑煙在陽光下會反光，乍看上去，整個後火車站閃閃發亮，因此這區被喚為黑金町。

黑金町這個名字，不是新竹獨有，嘉義臨靠車站處、內地北海道、靜岡亦有之。在新竹，黑金町是另一處商貿重心，結合觀音亭、大眾廟，形成一處生活圈，軌道旁有丸竹香粉、源珍醬油，沿著尖峰巷，還設有黑瓦窯、竹工廠、香廠。

昆伯的姊姊與姊夫住在黑瓦窯對面，黑瓦窯有著黑色的日式屋頂，所以名喚黑瓦。窯場每到半夜，工人在裡頭燒磚，冬天瓦窯如暖爐，可是到了夏天，簡直熱死人了。昆仔經常聽姊夫、孩子們抱怨。

不過，朋友介紹的那塊地不在這裡，這裡是尖峰巷上游，下游、臨靠觀音亭的，才是即將拋售的土地。

昆仔望了望那塊地，想像兩個人住，或者之後有孩子，面積大小倒也還行，況且這裡離姊姊家近，離火車站近。他不做二想，買下這塊地，親手起了日式房舍，還搭了一塊小庭園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昆伯與阿籃結婚了，就在這幢小屋裡，開啟了新的人生。

•

阿籃婚後第三年，大家最在乎的肚皮仍毫無動靜。

某天，有個人牽著一個小女娃前來，向她說：「這個嬰仔給你。」阿籃想追問，那人竟消失了。她猛然睜開眼睛，是一場夢。夢後，她懷孕了。足月誕下一名小女嬰，小名阿美。隔四年，阿慶出生；隔四年，阿源出世；再隔三年，是阿基。

家庭的輪廓慢慢成形。

尖峰巷的風景也在其中有了些許變動。

依舊是彎窄的小巷子，一側毗鄰著平矮樓房，一側蜿蜒著溪水，溪水一路向下流到觀音亭。尖峰巷倚傍溪水，另一岸是市場，街邊密布著攤販，女人們手提菜籃來回在肉、菜、水果、五金雜貨、衣鞋等攤子前，和老闆過招殺價。男人們

在大眾廟前搭起了牌桌賭博，喊牌聲、贏家的歡呼聲時起時落。尖峰巷的另一端，總是生猛，充滿著鬥，那是為了生活而不得不的模樣，或者說，那是被生活扭出來的形貌。

大眾廟對面是赫赫有名的養樂多公司，養樂多還是玻璃瓶身，小小一瓶要價兩塊錢。當年兩塊錢就能飽足一餐，平常人家壓根沒有餘裕買。養樂多實在是小孩們最奢侈、勾不到的夢。

夕陽西下，大眾廟、市場與觀音亭的聲音慢慢變淡，很快就隨天空暗下來。尖峰巷的燈一盞一盞亮了，廚房開始冒起炊煙。那是另一種溫婉，即便工作有多辛苦，生活有多難。

而我想說的尖峰巷故事就從戰後，貧窮的五〇年代開始……

流水

溪流

溪流包辦著人們的生活，是尖峰巷的血脈。

白日的河流極為熱鬧，附近婦人相繼攜一家大小的衣物來水邊浣衣。她們邊刷洗，邊話家常，常常洗完一筐衣服，便換得一筐八卦回家。逆流往上，小孩喜歡結伴到高處玩，在水裡抓魚，打仗，偷尿尿。嘩啦嘩啦。有水流，也有人聲。

那條溪流也是分水嶺，靠近家的這岸是孩子的，靠近市場的那岸是大人の。

昆伯的大兒子阿慶常一個人偷偷跨過溪水，跑到大人那岸。他跑進市場、大眾廟一帶，看匯聚在那裡的大人賭博。大人們凝神打牌的樣子，有種說不出的氣場震懾著大家，他喜歡看，喜歡那種氛圍。看得出神時，乖隔幾公尺的家，傳來母親阿籃的叫喚：「阿慶！」他立刻拔腿奔回，邊涉越溪水，邊高喊：「我在這！」深怕母親知曉自己在看人賭博。阿籃經常耳提面命，叮囑小孩絕對不可以隨便到大眾廟去，就是怕孩子走歪了路，跟人學壞。

其實，作為貧窮家庭的母親，大人鎮日忙工作，無暇照顧孩子，他們不期待孩子讀書多秀異，重要的是孩子能乖乖在正途裡成長，趕快出社會幫忙賺錢，如果能這樣，當父母的都要偷笑了。那麼房子近市場、近殯儀館、近大眾廟，似乎也無妨，大不了棍子逼緊點，孩子做錯就打，打到好，根本不必孟母三遷，要忙工作，哪來的美國時間遷來遷去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

住家臨溪的孩童是幸福的。阿慶經常和鄰居小孩一塊兒到水裡捉魚，比賽誰捉得多、誰捉得最大條。某次，竟被他捕上一尾好長的鰻魚，開心拎回家。可惜，阿籃不會料理，轉贈給了鄰居。

那天，阿籃沒有出門，她把待洗的衣服交給還在讀小學三年級的女兒阿美後，自己就留在家趕工。她一邊看時鐘，一邊加快手腳，上午十點前得把客人預訂的十一盒肉圓完成。完成後，還要準備明天到市場擺攤用的分量。

阿籃在竹蓮市場擺攤賣肉圓，她做的肉圓皮 Q 肉彈牙，很得顧客喜愛。其實阿籃並不是一開始就賣肉圓，她輾轉做過許多行業，當過幫傭，做過女工；有時，她也會到工地幫先生忙。昆仔是蓋房工人，早起出門是本分，不時還得到外縣市工作，一去就是一個月以上。不過，沒上工的時候，昆仔也沒閒下來，他去幫忙抓漏，作灶賣灶、作烘爐賣烘爐。夫妻兩人同時兼職好幾樣工作。賺來的錢不夠享福，全都拿來拉拔膝下四個小孩。

後來，馬路擴建，溪流被泥土填平，變成路，路面上只留一小塊一小塊的水溝蓋，好像把溪流關在地窖裡，好像把五、六〇年代鎖在地底，等著記憶召喚，喊一聲芝麻開門。

下游——碉堡與柑仔店

住家居於尖峰巷尾，阿慶、阿源幾個兄弟經常與年齡相仿的鄰居小孩在巷尾玩耍。

巷尾除了有防空洞，還有座灰泥色的圓弧碉堡，像個大帳篷，側邊有門能讓人進出，牆垣設有機槍口。據說碉堡是日本時代建造的。

二戰末期，美軍加入同盟國，來勢洶洶對準偷襲珍珠港的日本。空襲前，美方做足萬全準備，飛機在台灣盤旋，空拍繪製島嶼地圖，很快鎖定日本的軍事要地——新竹。

天氣晴朗的時候，飛機一眼便能看清楚空軍機場的停機坪、滑行道上停放一架一架神風特攻隊的戰鬥機、轟炸機。趁著日軍戒備稍微疏鬆，美軍悄然襲來，軍機接連投射砲彈，霎時煙硝四起。底下的人們緊急疏開到防空洞，一位跑得比較慢的老太太還在防空洞外邊，就差幾步路了，底下的幾個壯漢緊急爬出，一人一邊架起老太太飛奔入洞穴，人剛進來，外頭一顆流彈爆開，差點老太太就魂斷美軍手裡。那大約是一九四二年年末吧，自此每天都有好幾次的空襲警報，有時響得長，有時響得短，後來人們大概得出一個心得：響得短，別那麼緊張，快走去防空洞避難；響得長，就要快點跑，那是緊急的！

不過，昆伯的父親聽到警報颯來，他不慌不亂，拾起手邊讀一半的《水滸傳》，悠哉悠哉走到住家附近的大眾廟，躺在涼椅子上看書，眼下黑旋風李逵正虐殺淫婦潘巧雲，割下舌頭，肢解肉身，而凌空飛機螺旋正從頂上高分貝地飛過，不久流彈聲揚起，約莫是炸到車站附近吧。他依然面不改色，接續翻讀下一頁，乃翁正在興頭呢！當年尖峰巷的人都相傳大眾廟的大眾爺與觀音亭的觀音飛身接砲彈，有人說與其躲防空洞，不如來廟裡，畢竟防空洞好悶啊。

但人也不能總是期待神明顯靈，起碼有些人躲不過砲彈，避不掉砲彈旋起的暴風，過身了，腿斷了。於是城市的街口陸續蓋起碉堡，來防禦美軍襲擾，尖峰巷銜接南大路街角的就是其一。

二戰結束後，全世界陷入冷戰，碉堡的作用慢慢轉型，白天成為中輟生偷抽菸、放空的基地，有時是小孩遊戲的場所，晚上則為流浪漢擋風遮雨的家，也有人說裡頭放了日本時代空襲受難者的骨甕。時間斷面裡，碉堡的內部空間翻牌一樣，早中晚不同模樣，無論哪種模樣總歸不是正常人待的地方。昆伯、阿籃多次告誡孩子盡量少在碉堡那邊逗留，沒人保證中輟生、流浪漢會不會拐走小孩，那下場又會怎樣？

不過，阿慶有時還是隨著鄰居小孩到碉堡那帶放沖天炮。他們先去碉堡旁邊的柑仔店買炮，買完就來這兒放。

尖峰巷尾、碉堡斜對面有間柑仔店，終年昏暗，牆壁環伺著大大的木架，上頭陳列整齊一瓶又一瓶大玻璃罐，孩子們最愛湊近罐子，觀詳裡頭玲瑯滿目的東西，譬如玻璃珠、橡皮筋之類的小玩意兒，抑或是各種餅乾糖果，柑仔糖、健素糖……，它們色彩斑斕，在幽暗空間裡閃爍著光。對於孩童來說，柑仔店是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地方。

孩子們從長輩那兒取到一角錢後，小心翼翼揣在口袋，跑跑跳跳來到柑仔店，老闆娘是好老的阿媽坐在櫃檯看店。孩子們遞出一角錢，阿媽打開玻璃罐，取出兩顆柑仔糖給孩子。他們把柑仔糖含在嘴裡，儘管糖果粗礪，經常磨破上顎黏膜，

但那味道真香甜，哪怕有色素、有糖精，每個人洋溢的笑臉，那彷彿是此生最幸福的片刻。

下游——花生糖

如果喜好也會遺傳，阿美和阿慶嗜甜如蟻，絕對源自母親阿籃。

阿籃最愛吃甜了，壽桃、米荖、糕啊餅啊糖啊，傳統點心來者不拒，一日沒甜簡直要她的命。

某日，一對年輕夫妻前來詢問租屋。丈夫是嘉義人，太太是新竹人，兩人小本經營花生糖生意，自己做自己賣。昆伯概略清楚夫妻來歷後，細細想了一下，年輕夫妻北上工作本來辛苦，現在還要為了住所煩惱，自己也是甘苦過來的，他們的焦慮，昆伯能感同。他又想到現在自己的孩子們尚小，需要的空間暫時不用太大，於是他與阿籃商量，將屋厝後段一小塊地分租給這對年輕夫妻。年輕夫妻一陣歡喜，謝過昆仔阿鳳後，開始租屋生活。

每天清晨，夫婦倆已經起床，趕工做花生糖。他們在麥芽糖漿裡摻入白糖與紅糖，甜甜軟軟的糖漿勾拉成條，一段一段切好後，放進玻璃櫃推車。他們知道阿籃愛吃甜，將切頭去尾後、剩餘的糖塊賤價賣給她。大早，兩人推著推車自尖峰巷穿過地下道，到新竹城隍廟兜售。

慢慢地，他們不只賣花生糖，還增加產品，賣起麥芽酥。阿慶最愛吃麥芽酥，經常跑去買。不過每到夏天，糖被高溫熱得軟軟黏黏，口感不佳，生意轉淡，甚至一天賣不了多少個。台灣夏季又長，一年將近有半年銷售不佳。怎麼辦？

既然花生糖難賣，他們靈機變通，轉賣起香腸。初始，他們推著車到城隍廟，可惜生意不好。真糟糕。新竹還有哪裡有人群往來呢？啊，青草湖！當年可是全台十八景之一。青草湖的鳳凰橋因電影《難忘的鳳凰橋》聲名大噪，每逢周末遊人如織。年輕夫妻將攤子推往青草湖，撿了一處人群多的地方擺攤。他們的香腸添了米酒，特別香，吃過的人都讚不絕口，好康逗相報，不少外地人特地到青草湖找他買香腸，因而賺錢。

夫妻倆努力存錢，幾年後剛巧遇上鄰居正在出售土地，二十坪左右，原是花園與倉庫。過去，昆仔的孩子們會趴在屋厝後方往鄰居家望，不遠便能看見花園漂亮的蘭花，那戶人家還養了當年流行的十姊妹。於是夫妻向那位鄰居買下那塊地，離開了昆仔家。夫妻辛苦多年，終於有了自己的家。

可是，昆伯與阿籃知曉後卻感到落寞，不是因為夫妻搬走，少了房租可收，而是在那塊地兜售之前，昆仔已經向那戶人家預定。昆仔原想買下那塊地來擴寬目前家屋，畢竟孩子也會長大，現下的屋子空間不夠。談了多年，對方一直應允，殊料在買賣前刻風雲變色，對方決定把地賣給年輕夫妻。

畢竟都賣了，也無能為力。口頭的承諾是輕飄飄的雲，在某個時刻突然遠離。

沒有了地，昆仔家住得像隨時要爆掉，只能用力撐著。直到阿美到製作布娃娃的工廠工作，省吃儉用存下薪水，終於在不遠處的食品路，買下更大一塊地，才紓困了空間問題。

昆仔一家搬離尖峰巷是很後來的事。

花生糖夫妻在那間二十坪房子生下第三個、第四個孩子，後來將矮房翻修成透天厝。

屋厝之後，像樹枝般拓出去的枝桠，慢慢增生，開出自己的樣子，命運的樣子。

下游——竹塹戲院

民國五十七年，住家對面的田地賣給世界戲院的老闆，尖峰巷蓋起戲院，喚為竹塹戲院。

世界戲院也是放映二輪片，但不只二輪片，老闆還曾邀請黃俊雄布袋戲來戲院演出，轟動一時。阿慶當時也去了，不過票價好貴，他付不起，便和同學們站在外頭，拉長耳朵用力打撈裡頭的聲響。聽說布袋戲演到尾聲，大約傍晚五點吧，戲門會打開，大家就可以進去一覽最後結局。於是，一群人守在外頭，等到五點、五點半，門開了，外頭的人們急急奔進去，才驚覺裡頭已經結束了，觀眾正往外步出。什麼啊！那麼掃興！

不過，以後看戲不用跑那麼遠到世界街了。新戲院落成，總共四層樓。三、四層樓為住家。一、二層樓各設一個影廳，一廳叫竹蓮，專門放映國語片，一廳是日新，主打西洋片，都演二輪電影。影廳不算非常大，不過裡面也夠排列好幾張長長的木板凳。尖峰巷的人往來經過，大抵知曉戲院約莫七到十天更換一次片單。

二輪片的票並不便宜，要價十塊錢，大概能吃一個鐵路便當了，所以阿慶不曾買票進場。但他好喜歡電影，只能隨一群小孩蹲在戲院門口，癡迷貪看電影海報，好奇地往售票員後方的世界瞧。他們的眼神和行徑瞞不了大人，售票員一眼就看穿，幾次下來，他也心軟了，在電影最末十分鐘，對孩子們說：「囡仔，要去看電影嗎？趕緊進去。」

十分鐘，能看什麼？最精采的都演完了。可是，僅僅十分鐘，卻足夠讓這群小孩過過癮，完滿看電影的心志。阿慶沒有忘記看過多少十分鐘電影，他是在那裏認識西洋片，有戰爭、有笑料，甚至開啟對外文小說的興趣。

某個暑假，阿慶的鄰居請他看電影，這是他第一次在竹塹戲院好好看完整部戲，至今，他都記得那天他們選了武俠片，女主角是鄭佩佩。

其實，最讓阿慶難忘的不是鄭佩佩，而是放映師放錯了帶子的順序，第一卷帶子不小心誤接到第三卷，劇情忽然峰迴路轉，令人摸不著頭緒。

據說是戲院老闆太摳門，給放映師的薪資太低，專業的都不來，只好應徵兩光的，使得電影放錯的情況屢見不鮮。

後來，放映師依然沒有換，倒換了新的售票員。她不再通融孩子入場，甚至還趕他們離開。小孩們的眼神瞬間黯淡下來，世界變成灰色的，可內心又不甘，頻頻回頭。

二輪片的生意畢竟不好賺。竹塹戲院不再播映電影，轉型上演歌仔戲。老闆

把場地轉到地下室，每天演出兩場，一場下午，一場晚上，竟場場爆滿，造成轟動。不少從外縣市來的客人，他們搭火車、搭三輪車，特別來這兒看戲，儘管一張入場票索費二十五塊錢。

阿慶知道下午場演到四點，歌仔戲會在演出最後十分鐘時開放，讓門外小孩、大人們進場，順道預告明天場次。只要有空，他也會進場，不過，就只是貪圖熱鬧。在他心裡始終為電影保留一個位子，畢竟當他知道戲院轉型後已經難過一陣，這遠比被售票員趕走還要失落。

幾年後，歌仔戲宣告歇業，竹塹戲院再次轉型，改為牛肉場。演出地點由地下室回到一、二樓。歌劇團從早上就開演，兩小時一場，沒有清場。女生清涼火辣，吸引很多人光顧。阿慶就看過許多阿桑自帶便當，從早看到晚，再搭火車回家。不過戒嚴時期，歌劇團以敗壞風俗之名，常被警察取締，有次還被開罰停演一個禮拜。戲院老闆想想牛肉場不是明智之舉，為了保身，他恢復二輪電影，可是生意再度面臨低谷。

沒辦法，老闆只得把戲院整修改為店面，租給市場攤販，這收入倒也不錯，比經營二輪電影還要好。

就這樣乖隔許多年，戲院老闆離世，他的兩個兒子獲得繼承權，兩人收回租約，將戲院前半改建為大樓，後半放著，慢慢荒廢。

當華納威秀進入這座城市，老戲院的命運大抵如此，沒了人潮，原本的路也會退回荒煙，地景像被斷尾的蜥蜴，後來的人來到這裡，已經不曉得戲院。不過好險，還有阿慶、還有經歷過的人仍記得竹塹戲院，以及戲院最後去了哪裡。

中游—玻璃工廠

談起新竹，最為人稱道的除了米粉貢丸，就屬玻璃了。

自從日本時代人們發現新竹擁有豐富的矽砂與天然氣——兩種製作玻璃的必須材料，二〇年代左右戮力發展玻璃工業。五〇年代，新竹玻璃已名聲大開，玻璃工藝品成為台灣外銷世界的出口產品之一。

戰後家庭代工興盛，尖峰巷有戶人家也默默開了一間玻璃家工廠，專製化學實驗用的玻璃器皿。玻璃工業需要勞力，多半傳子不傳女。男人領著兒子在房屋後方燒玻璃瓶。男人將矽砂等原料放入已滾燙的爐窯中，熊熊火焰將原料燒熔成火紅液體。岩漿般的玻璃液體慢慢在長柄器具上凝成一小團火球，取出後，挪至平台開始塑型。

長柄架在平台上，讓柔軟的玻璃放在模子裡翻動，幾次左右轉動，玻璃慢慢出現瓶身弧形。男人偶爾對長柄輕吹幾口氣，再調動幾回玻璃，線條一次一次越趨明晰。眼見瓶身塑形得差不多了，開始磨瓶底，讓瓶子能穩穩立起。那是實驗室玻璃瓶，準備出口西方國家。當時候絕大多數家工廠都在製作聖誕燈泡，玻璃反倒是新竹的工廠特色。

男人在旁邊提醒正在吹製玻璃試管的兒子：「吹小力些。氣再短些。」氣太過玻璃就會爆破。對待玻璃得輕柔，呵著護著，如照料小嬰兒，輕輕慢慢拉拔成

形，最忌過猶不及。

家工廠的玻璃事業越來越好，眼前需要大量而穩定的天然氣。但接一條天然瓦斯管要價不斐，男人想了許久，決定與周邊鄰居商量，是不是幾戶人家一起共用一條管線，分攤價格。所幸也拼拼湊湊了幾戶人家，玻璃家工廠順利經營下去。

隨著社會型態轉變，實驗室玻璃瓶不再委託家工廠，而移轉什麼都便宜的中國。家工廠的男人們也不以此營生了，孩子陸續轉往其他產業發展。那口燒爐變成製作孫子們的玩具，男人有時燒別緻的玻璃球、典雅的手鐲給孫子，不知道爐火將燒到何時，在徹底熄滅之前，就當作是對家工廠年代的致意吧。

上游——乞丐寮

尖峰巷與竹蓮街中間挾著一幢小型紅磚廠，在阿慶上小學之前，窯場依然運作著。

白天，大卡車載著紅泥土來，工人們把紅泥倒入攪拌機，再灌漿進磚塊模型。之後，他們逐一反敲模型，將裡頭成形的磚泥敲出，排在木板上曝曬太陽，為了避免高溫燒烤致濕潤的泥土龜裂，他們會等到兩三天後，磚泥徹底乾了，才推到窯裡面燒。窯裡，磚泥被一一堆疊好，最後用磚封起窯洞。再至煙囪底下點燃成堆木材，燻燒紅磚。那一兩天，長長的煙囪吐著黑煙。兩三天後，工人們敲破封住的磚，等待窯內降溫才取出。

紅磚廠是公有地，阿慶升上小學時，這裡被政府徵收了，預計蓋一幢兩層樓的新竹市議會。但是紅磚廠廢除之後，蓋樓之前，曾有數餘年處於廢墟狀態。偌大空間無水無電，卻能遮風擋雨，一名乞丐率先入住，也許是好康逗相報，越來越多乞丐加入。等到尖峰巷人們覺察時，紅磚廠已經住進十幾個乞丐了。大家便叫紅磚廠為「乞丐寮」。

乞丐寮的乞丐們約莫八九點出發到新竹各大寺廟，竹蓮寺、大眾廟、城隍廟……，他們無論男女都穿著美援的麵粉袋褲，手持白底藍花紋碗公，邊角已有破口，碗底也併出裂痕了。他們拿這碗裝錢，肚子餓的時候，拿出裡頭的錢去買飯，同個碗用水沖一沖就是飯碗。他們滿足地拿著破碗到旁邊，用粗糙的細竹筷大口吞食，就擔心下一餐不知道什麼時候有？肚子該餓多久？就在還能吃的時候盡量吃，吃得飽飽的。

晚上，乞丐們從城市的四面八方回流，他們有時會到尖峰巷的那條大溪流洗澡，有時就直接在破爛的草蓆上睡去。

大約在阿慶六年級的時候，乞丐寮發生一件大事。其中一名乞丐的小孩，要穿越南大路時，意外被軍用卡車撞到。卡車緊急剎車，那聲響令左右民眾紛紛觀望，消息蔓延如炸彈，極其迅速拓出方圓五十里，大家都跑來圍觀。

這群民眾之中原本應該有阿慶的，他想看又害怕，站得老遠，只敢聽別人轉述。乞丐小孩大約八歲吧，頭啊、身體啊都被車輪壓扁，腦漿併裂，死狀甚慘。

肇事者是名老兵，他在小孩的父母面前，虧欠得痛哭流涕，道歉再道歉，但是生命並非只要誠意的道歉便能死而復活，道歉只是稍稍讓生者好過一點，對人

家父母、對肇事者自己，都一樣。

老兵是個負責任的男人，他賠上好幾萬塊給小孩的雙親。那時候，六千塊就能買地了，萬元是大數字。小孩雙親收下賠款，原諒了老兵。

據說夫妻拿到錢，不多久便買了房子，全家搬出乞食寮，從那天起，他們不是乞丐了。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動物園

昆伯起房子的時候，刻意在家門口留了一小塊空地當庭院。原是為了解愛妻阿鳳種種花草，後來意外養起動物。

第一個寵物是隻黃毛狗。

那天，昆伯從觀音亭回家，黃毛狗竟一路相隨，跟著越過南大路，穿進尖峰巷。昆伯開門入內時，狗默默在對門三公尺處坐下來，沒有汪叫，只是觀看。

入了門，脫下鞋。昆伯從窗戶向外望，那隻狗還在原處緊盯門口，不曉得在看什麼。他喚了家人，一家大小就著窗看狗。細短而滑順的毛，尖尖的耳，烏溜圓亮的眼。原只是隨意瀏覽，看久，竟煨出情感來。

臨睡前，阿籃開口了：「要養嗎？幫忙看家也好。」昆伯「唔」了一聲，「再看看吧，說不定明天牠就走了。」

隔日清晨，昆伯出門，準備到香山的工地去。門開，原先趴臥的黃毛狗機警起身，牠依舊沒汪叫，跟著昆伯到巷口，越過南大路。昆伯向牠撥了撥手，示意牠別跟。狗真的停下來，掉過頭，往尖峰巷的方向走。

傍晚，昆伯返家，黃毛狗依舊坐在對門三公尺處。

晚餐時，昆伯和家人商量要不要養黃毛狗。「牠看起來滿聰明的，說不定真的能幫忙看家。」阿籃說。四個孩子也興奮覆議，他們在乎的不是看家，而是家裡要多新玩伴了。終於，他們決定把黃毛狗領回家。

昆伯和大女兒阿美替狗悉心洗澡，還幫牠取名叫「はち」。這個名字源於日本有名的故事忠犬小八。昭和年間，東京帝國大學的上野教授養了一隻秋田犬，叫小八。每天，小八會在門口送上野教授出門上班，傍晚到車站接他返家。後來，上野教授過世，小八依然每天到車站等主人歸來，直到氣竭。忠犬小八的故事被流傳下來，東京大學還為此製作小八銅像，放在校門口櫻花樹旁，紀念這段傳奇。

「嗯，就叫はち吧。」昆伯的小八真的像上野教授的小八。每天清晨都陪昆伯走一段路到觀音亭，看昆伯撥手姿勢，小八即刻掉頭返家。

小八沉穩，總靜靜地跟著一家人出入，即便有陌生人，也不隨便汪叫。小八善於觀察，就像牠確定跟隨昆伯之前，那種緩慢卻細膩的觀看，看準了，也就真的不離不棄。看準了，牠才決定要不要攻擊陌生人。

小八的靈巧，阿籃最知道。有回，阿籃曬衣，一沒留心，厚重的木屐鞋踩到小八的右前腳，牠輕嚎一聲，用鼻子磕碰一下阿籃的腿。換作其他的狗，早就一口咬下去了，誰管主人不主人的。可是痛沒有讓小八失控，牠知道阿籃是主人，牠只是用聲音、用肢體，對阿籃說：「你踩到我了！」如此輕柔，窩住自己的痛。

尖峰巷因鄰靠市場，夏天一到，老鼠猖獗。巷頭巷尾都受到老鼠襲擾，布袋被咬破，食物被嚙啃，就連養貓家庭，也受波及，但是昆伯家卻鮮見老鼠，他們總覺得是位置好、地勢偏高的緣故。直到有天，阿籃看見小八竟然在捉老鼠，才恍然。

「好久以前的事了。」小八已經過世好多年了，他們再沒見過也沒養過像小

八那樣的狗。

然而，對於這家人，小八始終是尖峰巷最美的記憶。

自從昆仔的小庭院養了第一隻狗小八之後，第二隻狗來福、第三隻狗吉利、第四隻狗瑪莉相繼出現。

來福是二兒子阿源撿回來的。

那是個冬天，就讀小學四年級的阿源放學回家，在竹蓮街的乞丐窩邊聽到狗的哀鳴，他追著聲音來源，看到了一只紙箱，裡面窩著四隻小狗，被低溫凍得哀哀叫。阿源看著牠們身子不斷發抖，反射性地伸手抱出其中一隻，他回頭看了剩下的三隻小狗，還要再抱一隻嗎？整箱帶走？但又想擔心爸媽會責備，只好作罷。帶著懷中哆嗦的小狗快步回家。

進了家門，他趕緊尋一個小紙箱，裡頭鋪一塊破布，將小狗放進去，再去廚房盛一小鉢溫米湯給牠喝，想盡辦法幫忙取暖。小狗餓壞了，瘋狂舔著鉢中米湯，一下子鉢就空。

不久，姊姊阿美回家了，看到這隻可愛的小狗非常喜歡，邊逗弄邊問阿源從哪裡抱回來的？阿源告訴她是在乞丐寮，紙箱內還有三隻小狗。「還有三隻！？這種天氣，小狗在外面會凍死的！」阿美喊。於是阿源當機立斷趕緊帶阿美回到事發處，或許還可以拯救另外幾隻小狗，殊料折回後，那個紙箱已經不見了，也許是被其他人發現帶回家了吧？姊弟倆面露失落，頂著寒冷步回尖峰巷。

傍晚，昆伯、阿籃陸續歸來。他們看到可愛的小狗，沒有斥責，反倒答應收留。都說「狗來富，貓來起大厝」，昆仔幫小狗取了一個菜市場名——來福。來福，來福，名字裡藏著人們的絲絲期待。

當晚寒流來襲，竹風吹得玻璃窗格格響，阿源怕來福捱不過這波冷鋒，跑到客廳，將小狗捧回房內。沒有暖氣的房間，其實也令人凍得發抖，鼻涕直流。阿源拉下夾克拉鍊，把來福放進自己的外套裡，讓體溫暖著牠。來福就這樣慢慢長大了。

來福是一隻養不大的小狗，不知道是什麼品種，可以認證的是，牠很聰明。有回，來福看到園子有隻老鼠再爬木樁，牠躡腳靠近，突然以閃電隻仔奔上前，撲抓老鼠，一口讓鼠輩魂斷。簡直是另一隻狗小八的翻版。有人接近圍籬，來福會出聲提醒，家人回來，牠搖著尾巴從家裡奔出相迎。更多時候是昆伯坐在藤椅上看報紙，牠乖乖趴在主人腳邊，不吵不鬧。

每當寒冬一過，老鼠猖獗，政府官員覺得老鼠太過猖狂，影響環境衛生，下令整飭，由里長宣導並發放老鼠藥。老鼠吃了這款藥後，會在體內毒性發作，遏止鼠患。但是，怎麼也沒算到，老鼠數量雖然下降，捕鼠的貓啊狗啊的死亡風險竟增加了。

原來，等候藥性發作的時間裡，老鼠穿梭，被靈巧的貓、狗抓食，間接導致一藥兩命的窘境。小八是，來福也是，牠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咬了毒老鼠，很快

地，毒性蔓延身體，口吐白沫死去。來福那麼痛苦的神情，全家都陷入低迷的情緒。昆仔嘆了嘆：「可惜啊。這樣好的狗。自然界有存在的動物都有牠們的天敵，人們為什麼要插手？」

狗是最早入駐庭院的動物。後來，有人送來家禽，昆伯一家開始養起雞、火雞、大白鵝、小烏龜……。白天，家禽開始活動，邊走邊發出聲音，庭院像小型合唱團。

因為這些小動物，大家多了一項新工作——餵食。

然而，養禽得有飼料才行，牠們吃什麼啊？人吃什麼牠們吃什麼吧。可是美援年代，大家皆窮，哪來食物、哪來時間特地製作家禽料理。阿籃將微帶餛飩味的剩菜捏成小球，餵家禽們吃。偏偏家禽不賞臉，一隻一隻扭過頭，往反方向跑，阿籃踩著又高又重的木屐，在後頭追，邊追邊學白鵝、火雞的叫聲。

「抓到了！」阿籃挾著火雞的脖子，掰開牠的嘴，以迅雷速度將菜球塞入口中，直到火雞將菜球嚥下才放手。然後繼續抓下一隻灌食，直到所有家禽都吃過，阿籃已經累癱，坐在小板凳上，看著聒噪、好動的動物們，說：「乖乖，你們都吃了。」

有時候，阿凡不在，餵食工作落在阿美身上。火雞約莫有靈性，懂得怕誰以及欺負誰。初始，阿美把飼料拿近火雞嘴邊，豈料火雞竟轉頭啄起阿美的腳，真是痛死了，她被啄得心生畏懼，加上火雞生得一副老態龍鍾的模樣，鮮紅鬆垮的脖子，還有一彎長鼻子，像極了西洋電影會出現的怪物。所以，她不敢靠近火雞了，可餵食還是得做，她只好站在遠處，把食物向著火雞那頭拋丟過去，丟完立刻跑走。要不要吃，是牠們的事。

不過，累人的不是餵食，而是傍晚時分，好動的白鵝竟一隻兩隻全部飛上日式矮房，肥肥的白鵝踩著屋頂瓦片喀茲喀茲響，嘴巴則停不下來呱呱叫。乍看此情此景，阿籃實在嚇呆了。她不知道怎麼抓白鵝下來，只好從倉庫拿出丈夫做工用的A型梯，手持兒子撈魚網，緩慢就著梯子向上，爬到屋簷的高度，她不敢上屋頂，只好拿撈魚網朝白鵝的方向亂撈，邊撈邊學白鵝叫。

白鵝依舊不理，繼續往深處行。「快回來啊！」阿籃急了，卻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此時，阿源剛好下課回來，轉頭喚他來幫忙。小男孩四肢靈活又富膽量，輕鬆上屋頂，追著白鵝，一隻一隻抓下來。

後來，昆伯幫所有的白鵝剪短翅羽，才免除飛行危機。

在那之後，白鵝雖然不再飛上屋頂，卻常在傍晚時刻對著屋頂呱呱叫，好像在說：「讓我上去讓我上去。」

美國夢

麵粉袋褲的記憶

民國四十年，首批美援物資登入基隆港。

三年後，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。

國民政府遷台後的第一個十年，美援時代來臨了。對方從物資到建設幾乎全方位地援助台灣，緩解了財政赤字。

出生於五〇年代末，成長於六〇年代的孩子們很早就體驗到飢餓，所幸貧窮不是個案，整條尖峰巷大抵如此，他沒有的，別的小孩也沒有。少了比較，大家對貧窮沒有太強烈的拒斥，甚至還不真正明白富有和貧窮在本質上的不同。

每個月，昆伯同鄰居到里長伯那裡領取麵粉與奶粉，一家一包。外包的袋子上印有中美合作的握手 logo，手的上面是藍色國民黨黨徽，下面是美國紅色國旗。昆伯領著麵粉與奶粉回家，給阿籃處理。

阿籃不知道怎麼料理奶粉，她把半包奶粉到入大鍋子，添入白糖與開水，大火煮滾，一杓一杓舀入碗中，一人一碗，香甜的氣息，全家都好喜歡。因而當時的孩子很小就知道美國的好。

阿籃勤儉，把用完的麵粉袋剪開，裁製褲檔，並在袋口處縫上一條鬆緊帶，完成後，就是一件小男孩的四角褲，內褲兼外褲。那可是當年男孩們最流行的式樣，粗麻布，上面還有握手圖案。

一家穿，兩家穿，整條巷子的男孩們開始穿，穿得洋洋得意。

白日，婦女們牽著學齡小孩一塊兒來溪流邊，女人浣衣，小孩就放在旁，任他們自己亂跑亂跳亂玩。流水邊是一畦一畦的水田，水面游著群鴨。當時阿基年紀還小，對世界充滿好奇，他跑到鴨子身旁，伸手去抓人家的羽毛。鴨子也好奇，瞅著寬寬的麵粉袋褲口，看阿基的小雞雞，但鴨子以為褲口懸掛的肉色之物是肥美的蚯蚓，忍不住把頭探進，張嘴嚐一口。那一啣，阿基愣了幾秒，隨後大聲哭嚎，驚動阿籃。阿籃立刻奔上前，拉開鴨子，一手抱起阿基拍哄，一邊惜惜：「鴨子壞壞，媽媽打。」邊說邊跺腳，作勢為他報仇。

阿籃也確實想踹鴨子幫忙報仇，那隻笨鴨子，萬一咬斷兒子命根，怎麼對得起列祖列宗。

然而，下次做褲子的時候，阿籃依舊沒有修窄褲口。下次看到鴨子的時候，阿基還是不畏懼地向前，調皮玩弄羽毛。好像，那件事情沒有發生過。

對於孩子們，美國的形象不只是 logo、麵粉袋褲，還有糖果。

阿慶與阿源總在週末時，跟著鄰居小孩一齊上教堂。那是尖峰巷唯一一間小教堂，在土地公廟附近。他們來到十字架前，聽牧師說《聖經》，跟著唱聖歌。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信起基督，相信自己有罪，而是相信只要乖乖聽完牧師說話，就可以拿到好吃的糖果餅乾，還有美麗的卡片。

大家一面吃糖，一面互相傳看卡片，這些卡片都寫了英文字，還有郵章戳記。很後來孩子才知道這些是二手回收的聖誕卡，越洋飛進這群看不懂英文的孩童手裡，廢棄的祝福變成珍貴的禮物。這群男孩吱吱喳喳：「哇，美國好棒喔！」光是物資就讓男孩們把美國和天堂畫上等號。

那時候的阿慶不會想到，七〇年代美國老大哥竟與台灣斷交了；他也還沒讀到黃春明寫的〈蘋果的滋味〉，將如何嘻笑嘲諷那個年代的他們。縱然如此，他

依然深信美國夢，甚且在心內暗誓：「有一天，我要去美國！」那是孩子們永遠記憶的一段，無論夢有多麼憨傻，生活多麼卑微，在耶穌面前總是快樂。

那是貧窮，卻充滿希望的年代。

家政婦

民國三十四年，煌醬的父親在尖峰巷頭起了一幢樓仔厝。

在一片矮平房、鐵皮屋裡，樓仔厝十分醒目，無論是高度還是氣度，過路人總會多望幾眼，忍不住羨慕著、激勵著：有一天蓋一棟自己的樓仔厝該有多好啊。

人還沒住進去，日本宣告戰敗，由國民政府接手台灣。

國民政府來了。他們將無人居住的房子貼上封條，據為國產。煌醬家的樓仔厝因此被上封條，私產充公，他們再也無緣踏入。煌醬一家錯愕歸錯愕，他們更記得當政府宣告新舊台幣轉換，四萬塊舊台幣兌一塊新台幣，那樓仔厝忽然從十七萬五千元跌價剩四塊。只有四塊的價值，他們真想哈哈大笑，政府徵收四塊錢的房子，到底是他們賺到，還是政府？煌醬的父親長嘆道：「賺錢啊，一個時。」時機到了，什麼都是你的。時機過了，就像煌醬他們一樣，掌心裡的東西握再緊也沒有用。

政府將這幢樓隔成三戶，分給空軍做宿舍。

空軍工作忙碌，早出晚歸，需要家政婦，幫忙灑掃洗衣煮飯。可是這群異鄉人上哪兒應徵家政婦呢？輾轉問啊問，問到了煌醬家。

煌醬的阿公阿嬤並不富有，阿公是水泥匠，儘管技術精良，掙得的錢卻少得可憐，名下連一塊地、一間房也沒有，大家都取笑阿公：「蓋房子的沒有房子。」應徵家政婦或許是個機會，家裡可以多一份薪水，不一定要買房，起碼生活好一些些。

煌醬的阿嬤應徵上工作了。現在，阿嬤每天早上來空軍家報到。阿嬤做事勤快又追求完美，個性開朗熱情：最重要的是，阿嬤手腳乾淨，家裡不曾因為外人而丟失任何一樣東西，深得空軍信任與依賴。

空軍結婚了，不久迎來人生中第一個孩子。初次為人父母，空軍夫妻亂了手腳，此刻又無親人隨伺在旁，經驗老到的阿嬤來回為空軍太太坐月子、顧小孩，就像在看顧自己的兒媳與孫子。接續著第二個孩子、第三個孩子出世，空軍夫妻全交由阿嬤一手打理，他們把阿嬤視為家人，很親很親的家人。

後來空軍離開台灣，他們包了大紅包，還把帶不走的貴重名物全送給了阿嬤。大家都說：「現在阿嬤比阿公還要有錢，是個小富婆哩。」

是不是小富婆其實沒那麼重要，阿嬤覺得這或許是那幢無緣樓仔厝的另類回饋，彌補煌醬家該得卻未得的。而這些都是一個時啊，不是嗎？

拖板車ㄟ

尖峰巷有戶人家，先生是開拖板車的，認識的鄰里都喚他「拖板車ㄟ」。「拖板車ㄟ今天卡早轉來喔」、「拖板車ㄟ來我家抬槓啦」、「拖板車ㄟ長拖板車ㄟ短的。」

這個拖板車人就住在昆伯家隔壁，他的大女兒與阿美年紀相仿，兩個女孩頗會念書，兩人一前一後考上初中部的女子第二志願培英國中。畢業之後，阿美白天到東亞燈泡廠製燈泡，晚上赴工廠附近的光復中學讀夜間部；而拖板車女兒在新竹火車站附近的美軍六三俱樂部找到工作。

那是美軍駐台時期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新竹除了空軍基地外，光復路一帶是軍方宿舍，專給美軍顧問團使用。大家私下稱呼美軍眷村。美軍眷村的門口有衛兵，門禁森嚴，一般民眾根本無法靠近。

不過，這些軍官們會雇任幫傭，待遇頗佳，最先接獲應徵消息的就是鄰近的外省眷村。眷村媽媽姊姊們爭相來此工作，灑掃洗衣煮飯帶小孩，幫忙貼補家用。因此，美軍眷村的模樣就從她們口中傳呀傳，傳到了大家的耳裡。據說美軍眷村十分高級，獨門獨戶，門口還有大草坪，住宅前停著轎車，和老萊塢電影拍攝的美國住宅區一模一樣。後來，美軍眷村又增建游泳池、醫務室、圖書館、電台和小型棒球場，食衣住行育樂都包辦了，像個小美國。那真是令人羨慕的生活，富裕、愜意。

美軍顧問團為了接應越戰軍官來台灣度假，全台各縣市幾乎都設有美軍招待所，新竹的話，火車站附近有間軍官俱樂部，光復路與食品路口也設士官俱樂部。拖板車女兒就應徵上軍官俱樂部的員工，專賣美軍們各式啤酒或調酒。

拖板車女兒進去不久，認識了一位空軍少校，交往一年後決定結婚。

空軍少校知曉台灣的聘金文化，下聘時給了拖板車一萬美金。在當時，這是筆大數目。拖板車太太把聘金拿去合作社存的時候，總經理都親自出來迎接，奉為上賓。

現在尖峰巷的人看到拖板車都在恭喜，稱讚他生了優秀又爭氣的好女兒，覓得洋人金龜婿，全家都翻身了。

拖板車領出一部份的錢給兒子買地，自己也慢慢減少工作量。畢竟這幾年身體操得太累了，開始出現小毛病，每天都得吃藥止痛。

逢年過節，女兒女婿回來，他們總會攜帶許多糖果餅乾分送鄰居。阿慶他們最愛過節了，最愛過節看到美國人回來。

美國人拿出箭牌口香糖、巧克力給孩子們，大家拿到零嘴都萬分寶貝。嚼著肉桂口味的口香糖，嚼到毫無味道才勉為其難地吐掉。他們更不敢一口咬下巧克力，就怕這種吃法一下就吃光了，孩子們一口一口慢慢舔，巧克力的滋味好甜，甜得捨不得太快終結。他們都這樣，今天舔五口，就包回去原本包裝，明天再舔個幾口，吃巧克力要分好幾天。

後來，拖板車女兒生了一對兒女，金髮碧眼白皮膚，美極了。不過，美國人卻在此時決定攜家返回美國。尖峰巷的孩子們知道了，有些難過，因為他們再也看不見美國人，這意味著他們吃不到美國糖果了。

女兒遠走美國，成為美國公民。拖板車依然留在尖峰巷。或許是他真的老了，難以適應新環境，英文他聽不懂也不會說；或許是他在台灣有割捨不下的，

就像他的兒子也還在這裡。

不管拖板車是否離開，他們家已經成為尖峰巷傳奇，連同台灣人的美國夢一起編織進去。